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總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孔疏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史記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在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其次不

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

呂記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自太任而成德可知矣。○又曰。太姜之後有太任。太任之後有太姒。此周之所以興也。○朱氏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呂覽本俱無郜雍曹滕四字）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輯錄 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

麟按集傳○○男叶尼心反○太姒十子○而依富辰說○又有毛郜雍滕畢原豐郇八人 則俱武王異母弟也○古義○錢天錫云○百男以盛其賢○不主数言○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

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鄭箋 時、是也、

嚴緝 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

疏義 痛之義、與恨相近、○無怨恫、則祖考其安樂之矣、○御、迎也、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人相接、○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皆積感致然也、此言其德之所施者如此○

大全 豐城朱氏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

乎此所謂格神人各得其道也

通解六句兩平惠宗公姑從衆就平日說惠于一句主我感神言神罔二句主神歆我言也家邦即天下意不可分析

一帖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人無不化意

撫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古義東韻六帖云此章三句為節秦碑所自出是也然又以妻弟為隔句用韻之變似不必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

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大全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

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疏義。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益。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摭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大難之於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

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麟按此下二章集傳俱無韻。疏義大全本云此與下章用韻未詳。是也。六帖則謂殄瑕式入德造斁士。各通章為一韻。而未詳其說。今據此章後二句式入本可相叶。但瑕殄義未詳耳。然字彙別有瑕字。都玩反。音段。石似玉。或可假借成章乎。魯詩世學則云瑕奚亦反。與入叶。亦一說。然未著所出。故古義不從。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厭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

各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人之美也○

疏義造訓為、猶曰能也○孝弟忠信洒埽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謂有造也、○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人言○

大全須溪劉氏曰、兩章兩肆、皆言其效○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興其成就是以令其

為士者待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

辯按魯詩世學造叶七四反士叶時至反考字彙頗無據但古詩造字本可與髦相叶士字本可與道相叶則其間韻脚必非妄設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

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〇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〇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〇此其首章〇先言天之臨下甚明〇但求民之安定而已〇彼夏商之政〇既不得矣〇故求於四方之國〇苟上帝之所欲致者〇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〇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〇以此岐周之地〇與大王爲居宅也〇

通解商非指紂、太王蓋當祖甲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已漸衰、故云然、夏帶說、

柞棫拔傳○赫叶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宅○叶達各反○通章一韻○每四句一截○然是一串意○西土○批言岐地○指言○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

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梂、别、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孔疏、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

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

檿絲、今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絃、

大全本草曰、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爲器、○慶源輔氏曰、菑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栵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椐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材則攘剔之○

古義蘇軾云、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柘亦桑類、埤雅云、柘宜山谷、林兆珂云、柘樹高大如桑、然枝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周禮、季夏取桑柘之火、禮記投壺篇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又古史考云、烏號弓以柘枝爲也、蠶書云、柘桑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解按集傳○椐叶紀庶反○柘叶都故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駢栵○

霧額○括柘路固○遏額○然亦四句一截○〇花木考云○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敝○亦與于檞梧相發○然此産自近日始尚○價亦涌貴○鮮真者○

〇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綿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

也。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閒。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其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六帖 觀因心句、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避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於天顯之愛、鞠子

之衷、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爲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泰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遜而不居、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意、此爲固心乎、此爲不固心乎、惟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張叔翹曰、授王季之友愛其兄者、不拘拘於形迹間、故曰因心、篤慶錫光、正所以成其因心之愛也、詩人立言有深意、人罕知之、○又曰、此詩三王各敘一段語○惟此敘王季處○上章接大王說下○與上文相照○下章又先揷入文王○以起後二段意○如此則血脈聯貫○不呆板匝○不突兀○此詩人行文妙處○王季上承大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

之續。故無事寔之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大王。說到大伯之。讓。直說到比於文王。猶於孫子。他人枯淡處。他却翻出許多波浪。生出許多關節。如椽之筆也。此等處可以悟作文之法。

麟按總注本言。此與下章。天命王季。則雖自大伯王季。一語甚圓。然。下。即接云。維此王季。則作對之。云。當謂季也。註云。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傳語更圓於經。可以直貫至文王以下。要其意思必有所注。不必搖惑（）集傳。友叶羽已反。兄。叶虛王反。慶。叶袪羊反。喪。叶平聲。則本章亦止常省句無韻而

按兄對季季友通為一叶○兄慶光喪方○通為一叶○六帖彙詩世學並同○但維此王季慶不使作轉○今據古義○上以柞棫四句按兄對季通叶隊韻○兄慶光喪方通叶陽韻○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三○句○直○下○為○一○連○不○復○於○友○字○更○立○韻○脚○則雖此章不可仍執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而帝省三句○帝作二句○維此○三○句○則○友○二○句○受○祿○二○句○各自為連○跌落猶楚楚也○蓋○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兩○句○衍○文○亦○只○是○一○句○後人不解○遂謂因心則友○言其平時○則友其兄○指其受讓○即不知此中○何故分析○姑抹去焉可矣○詩傳闡云、按古樂錄、稱大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

大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為王採藥、後聞大王卒、還奔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徂、長賓吳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襄佪、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荊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按此歌蓋後人擬托、然亦善為王季傳心矣、所云奔喪既畢、不肯止適於吳、當是實錄、蓋至德如大伯、必無父沒不奔喪之理、伯既堅意於讓、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適吳在

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大伯奔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立為吴大伯、並荆即為吴者、遂滋後人臆附、後漢趙
曄云、殷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大伯恐及於荆蠻、起城周三
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卒葬於梅里平墟、則又若吴即為荆
者、夫荆之距吴遠矣、固若是其無辨乎、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荆
蠻、古者中國亦有夷狄、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從於吴、大伯至其
所從之地焉爾、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孔子稱大伯三讓、必
有所指、夫適荆適吴、亦云再而已矣、此議古義亦載、又引魚許
世學豐坊云、史記周本紀謂古公長子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

少子季歷、則大伯乃庶長、而季歷為嫡出也、大伯庶出、則國非其有、季歷固當立、何以夫子謂之讓、殊不知夏商尚質之世、其傳惟在立長、而未有嫡庶之辨、至周始定立嫡之法、蓋自大伯不以長自居、而以嫡推季歷、遂為萬世之準則、夫子據商禮而稱之也、據此則雖大伯虞仲、不出大姜、理或有之、若謂商不立嫡○則紂與微子○本出一母○尚以生微子時○未立為后○大史據法而爭○終至立紂○豈說非也○亦不可不辨○

○追王大王王季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後事也○大王初沒而王季為哀慕之辭○即曰先王既祖○自貴破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嚴緝】克比、如比卦之比、比于比及王年之比、

【蹊義】是非○以事理言○善惡○以人品言○克長○能教○克君○能治○

【大全】朱子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

【通解】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明不類等事○不循其德音○必有不

明不類等譖○惟其光如此○是以能如此○〇教誨○師長之事○賞罰○

人君之權○〇克順○是已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使民畏之也○見此○

是已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之也○

【六帖】帝度○帝猶○即予責天縱○意○〇明類長君○皆○本○諸○身○而○未○及○

徽○諸○庶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見○嗣○大○王○歧○周○之○業○意○

觀換此章韻脚轉折頗直○節次○則維此王季三句為一連○其德克明三句為一連○王此以下各二句為一連○不能拘四句一截之法也○其德○從衆作王季之德無妨○聚閲云○世遠則疑於人心之弗尊○又文王德盛○則難於從後之不載○故靡悔亦足見王季耳○但據集傳云○至於文王其德尤無遺悔○而不曰猶無遺悔○故疏義及大全豐城朱注○復有文王總以極盛○謂之靡悔○則其德絶、一無間之說○則尤無之云○自指文王○下以既受帝祉始王季○而施于孫子○兼始文王以下○固無不可也○辟如前受命既固○及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焉○而稍衍長之○至四句耳○然曰比于○曰靡

悔○則意亦自顧形王季○不為無端○以為其德是王季之德者○恐終後儒之見○而歐陽無是也○○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三句俱本左氏傳○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

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而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大全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

地、便是天命之也、○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靜寧州涇州、並隸陝西、○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臨川王氏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

怨、是乃與民同怨、而異乎人之私怨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歆羨上說起、後面都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

通解金履祥曰、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兩字、只是一意、但歆淺羨深、

說通此章以下、皆文王之武功、而發以心體語者、聖人之事功即聖人之心體也○

古義地理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云、陰密故城、

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益亦戎翟閒之國、脩取文王伐密而民始附之意、以靈臺名縣、大邦與上章大邦同、敢逆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束、此密人不恭之實、即下文侵阮是也、侵、說文云漸進也、左傳云、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胡安國云、潛師掠境曰侵、又穀梁傳云、苞人民敺牛馬曰侵、季云、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按、說文云、下也、廣韻云、抑止也、徂、即王文徂共之徂、季云、殷政不綱、故諸侯放恣、而密人敢侵小國、然文王已為西伯、則其所專征之地也、於是整我之旅、以遏密人徂共之

旅、整旅之旅、文王之旅也、徂旅之旅、寡人之旅也、周自大王王季積累以來、獲福舊矣、今文王能遏密以安民、則帝遷之命、至是而益舉、帝祉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周祜、孔云、以天下心皆向己、舉兵所以答之厭、云天下之望在周、所救者一昆、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

麟按此章當帝謂文王四句為一截。寡人不恭三句為一截。王赫斯怒五句為一截。皆以頓作轉折也。下。集傳叶後五反。以篤周祜。注疏。子由詩集傳。呂詩記。嚴詩緝。詩義大全。古義俱作以篤于周祜。獨孟子。歐陽本義。豐氏魯詩。世學與朱集傳同、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
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
之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
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
京兆府咸陽縣、
孔氏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
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

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大全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據境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徂共之衆則密人遁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然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華谷嚴氏曰大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報復之私耶既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

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遽曰
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
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
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隨往、○華谷嚴氏曰、文王
用心廣大、威德暢合、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故也、○新安胡
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
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
安成劉氏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
邑、方其伐之、封疆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

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
先以帝命發之、○咸陽、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隷陝西、
通解此侵字、對上章按字看、按是彼入其地而我出之、侵是入
彼之地而侵之、阿乃大陵、池以受泉、
六帖依字就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經文本只言無矢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下句我陵我泉字疊言成文也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池叶徒何反依其在京三句為一截無
矢我陵四句為一截度其鮮原五句為一截亦皆以韻轉折陟
我就我說無矢無飲就彼說故陟我可連侵自也○無矢我陵

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句法亦與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一例。岡即我岡亦說詩者如此耳連下六我字俱不必着相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

賧、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毛傳]革、更也、

歐義我懷爾明德深遠、不外爲聲形、不大爲變革、

蔣傳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難之也、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

呂記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

嚴緝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一毫人爲之私○油然

天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疏義 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理。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詢、問也、謂興師問罪、

增釋 金履祥曰、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智。

大全 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鄠、音戶

通解 不大不長。詩人之活辭。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不大不長

之而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為說○
六帖讐方句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興師動衆、為
不得已、○叔魏曰、謂崇為仇方者、虎倡紂為不道、肆行暴亂、不
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為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
事目為讐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為復仇報怨之舉矣○且崇侯
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已故讐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又按戰
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

不聽故文王説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譖左傳謂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譖文王而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亦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傅會其説耶○而帝謂文王之語○是謂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有欲心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張其聲威氣燄○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奉天不得已之心乎○

古義陳祥道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衝前

謹按此章上下各六句為一截。然上一截各二句為一連。下弟援非韻。當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為一連。同爾三句。壘舉之辭直至以伐崇墉為一連也。古義上一截。膱韻。下一截。陽韻。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

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彊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初緩功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釋文】馘、字又作聝、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

蘇傳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禡於所征之地○

呂記孔氏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程氏曰、古者類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疏義 馘其左耳、以其無聞也、

輯錄 玉藻云、聽鄉任左、鄉、向同、孔氏曰、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因壘而降、句見左傳、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解順曰、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連連、相續而不絕也、安安、詳審而不暴也、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國、

大全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慶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絶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絶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文王兩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古義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類者類於上帝、字本作禷、禡者、禡於所征之地、埤蒼云、馬上祭也、楊愼云、馬上祭曰禡、其字从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从車也、按鄭氏於王制注、謂禡祭禮亡、

而於周禮肆師注、又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李
○未不然其蚩尤之說、謂黄帝聖人也○蚩尤叛與黄帝拒戰○逆臣
也○何得與於祭○此其理亦正○然上古之事○茫忽莫能明也○
麟按此章上七句爲一截○下五句爲一截○然上截以臨衝閑閑
二句一連○執訊連連二句一連○是類是禡三句一連○下截臨衝
茀茀二句一連○是伐是肆三句一連也○集傳禡叶滿補反○拂叶
分聿反○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

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講意通詩皆重天命說○觀本文章章有帝命等字○故朱子於總注各以天命言之也○每二章作一類以第二章詳其事以足其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

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孔疏 營表、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址、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

呂記 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袤、營、謂定其基址、

嚴緝 首句、經度而始爲之、言初建也、

疏義 營表之表、表平聲、即標識也、謂標其位置、○攻之成之、即是子來之事、

輯錄解頤曰、望氛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

大全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御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注、氛、祥氣、祲、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

古義關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故事云、在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廱、靈沼、括地志云、今悉無復處所、惟靈臺孤立、臺基猶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廱、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麟按三輔黃圖、又云、靈臺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營與成叶○亟與來叶○來集傳亦六直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

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嚴緝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爲王者、皆不作於文王之時、

[講意 詩述民樂、而曰王在者、是後來借己之稱、以爲時人之語、

[麟按 此章一韻、然當各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下二句一截、濯濯與翯翯爲一類、則不必并入收伏內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呂記]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

[嚴緝]書無相奪倫、

[疏義]倫理、條理、聲音皦如、無相奪倫、

[大全]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為飾、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

氏曰、鐘虡飾以鸁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鐘磬之簨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鐘磬、業牙璧翣所以飾簨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也、○安成劉氏曰、賁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歎辭也、○孔氏曰、鼗體圓、

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今在外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爲澤、蓋卽旋丘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雍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雍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

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古義殷考工記、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以為牲、贏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鱗屬、以為筍、自孫炎郭璞據此文、以虡為懸鐘

棽之用、俗玩相因、俗謂此但懸編鐘編棽之類耳、豈知編鐘編
棽、乃樂之小者、若下文賁鼓維鏞、各自有虡、此詩二句連言、故
知所指者乃賁鏞之虡、亦舉大以該小也、何以明之、明堂位云、
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此三鼓、即建鼓也、建鼓乃少昊
氏所作之大鼓、夏加四足、故以足名、殷人柱貫之、故以楹名、周
人縣之、故以縣名、是則周大鼓用縣之明據矣、故劉熙釋名云、
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虡、舉也、在旁
舉虡也、又廣韻云、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凡鐘之柎飾爲此
獸、故謂之虡、陳祥道云、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

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
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管子霸形篇云、桓公起行筍虡之
閒、管子從至大鐘之西、大鐘鳴、是又大鐘用縣之明據矣、然則
考工記所云、鐘虡磬虡者何居、愚意大鐘大鼓之虡、皆任重之
類、當用鐘虡、編鐘編磬之虡、皆任輕之類、當用磬虡、於鐘虡不
言大鼓、於磬虡不言編鐘者、互見之也、又按墨子云、大爲銘推
筍虡、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是又非鐘鼓有虡之證
乎、爾雅云、大版謂之業、說文云、筍虡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
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賁通作鼖、說文云、大鼓

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鏞記文云、大鐘也、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孫鎮云、東漢左辟廱、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

麟按朱集傳○虡植木以懸鐘磬○鄭箋懸鐘鼓○諸家從之○頗相牴牾○得上玄子先生說而始辨○又靈臺辟廱○每云相近○尤是鐵綫○表準正論○故可不讀○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鼉以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

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釋文】眸子、珠子也、

【孔疏】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曰無眸子曰瞍、

【大全】華谷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雍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疏義靈臺辟廱、本不同處、在靈臺則有靈臺之樂、在辟廱則有辟廱之樂、與民同樂、隨處皆然、故民樂之、而詩人得以述之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游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鍾鼓之音、所謂文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

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鐘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故與百姓共之、而鍾鼓之樂、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

○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聖人與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而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

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麟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古義陽韻○兩句一連○通解云○在天句○起下○不帶上○是○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蘇傳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嚴緝發曰孚、信也、

「六帖」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說」通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此即成孚之本。

「麟按」集傳孚叶孚尤反。古義音尤翻。尤韻。亦兩句一連說。○韓詩說云、能使天下皆信之。於後為王者之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待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呂記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
孚○下土之式○則亦惟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
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
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爲天下之法○此所以爲達孝○所
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
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

○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蘇傳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嚴緝李氏曰、順德者○孝也○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所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

疏義自二章至此○反覆其詞○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於繼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

○此詩見武王之孝、

下爲通追來孝見文王之孝二聖人事業非得已也以卒前人之功耳

通解此章與前二章俱是一意但前二章自武王身上說及天下去此則自天下說歸文王身上來雖其語勢不同而其意則未始有異故朱子嘗謂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咏歌意思蓋以此耳

「麟按集傳服亦叶蒲北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

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

[講意]此與下章○俱重武王身上說○萬年言其久○非壽也○

[六帖]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大全周末云云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

古義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鄭箋、聲、令聞也、

䟽義、聲、聞也、與赫赫厥聲同、○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觀厥成○皆指作豐之事而言也○

通解但此亦泛說○故曰推本○

六帖烝字此章本叶寧成、次章以後因用不叶、如騶虞之例、

古義聲韻寧成、庚韻、每章各用烝哉一句結○不用韻、亦變體、

麟按六帖所說○古韻古義所說○今韻也○俱通○然騶虞落句則集傳本亦自叶○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疏義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王公伊濯○一物也○言之有不同耳○

〇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〇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〇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〇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〇

大全慶源輔氏曰、天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〇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〇而王業成、歟以王后稱之、〇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〇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〇

辭挾洫與淢異○城溝與成溝異○改洫為淢○自毛鄭以下○至韓詩陸德明予由切殊並同○改成為城○則疑朱子所創○嗣宗辭而闢之○是也○然今亦姑且從俗○集傳○孝○許六反○與欲叶○◯洫○韓詩云○淢池○說文成閒洫也○淢疾流也○字彙同○洪武正韻淢洫互解○如毛鄭說○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疏義戡黎伐密○文王之用兵不一矣○而伐崇則其功之最著者

也。四方攸同。有所歸也。三后維翰。有所附也。至此。而。三。分。有。二。矣。

麟按集傳。翰叶胡田反。○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

嚴緝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

通解言此者。以為下文遷鎬張本。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水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於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大全盧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遷鎬而成辟廱〇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

通解此章本重遷鎬上、須以鎬京二字提起辟廱乃遷居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

鱗按詩之不可以兩句一連〇依韻轉折者〇惟此等〇然坦叔云〇四方先言西〇鎬京在西〇近者先被其化也〇古義左傳周景王曰〇我自夏以后稷〇魏駘芮岐畢〇吾西土也〇及武王克商〇蒲姑商奄〇吾東土也〇巴濮楚鄧〇吾南土也〇肅慎燕亳〇吾北土也〇其數四方之次第〇正與此同〇周自西土興〇近者先被其化〇其後乃漸及於東〇

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於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辭○亦立言之序也○則亦可想像因緣爲說○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發揮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爲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既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釋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横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

通解此是鎬京辟廱初頭事。首四句須一氣說。

麟按集傳。京。亦居良反。與王叶。正。諸盈反。與成叶。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

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疏義此用人物各有所事為與而有字與豈不字反相呼也○以燕翼子謂以安其能敬之子○遷都定國所以裕後昆也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如此

大全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所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

爲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韻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麟按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

王之為。然後在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終